



铺开一幅古星图,密密麻麻的星星和各种复杂的连线、图像和文字便呈现在眼前,没有一定基础的人很难理解眼前的这一幅作品——这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书”了。



整天扒星座 你看过中国古星图吗

文·实习生 张译允

把中华大地“搬上天” 构建一座天空之城

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的研究员王玉民博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幅古星图是苏州石刻星图,是中国现存较早、较系统的石刻天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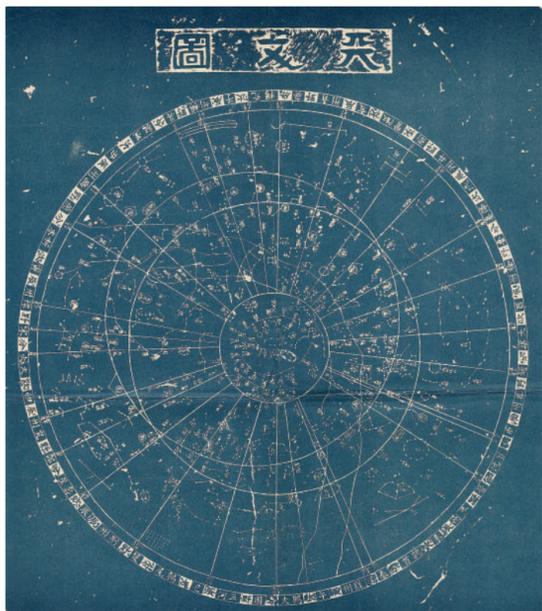
“这幅石刻星图的上部分是星图,下部分刻着2000多字的说明文,主要说明这幅星图的内容、作用和各部分的意义。其实,这篇说明文字主要体现了古代‘天、地、人合一’的思想。”

此外行人来看这一整幅古星图,最引人瞩目的恐怕就是那分布于星图四个角的四只神兽了,它们形态各异,威风凛凛,大有气吞山河的勇猛之势。

古人抬首观星空 一望风雨几千年

其实早在上古时期,古人就已经将满天星斗划分成群,并一一取名。“我国河南濮阳在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文物中就已经有用贝壳摆成的苍龙、白虎的图案了,可以说那是古人最早对星象的一种认识。”

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就开始绘制星图。约公元前270年前后,三国时期吴国的太史令陈卓统一了全天星官,编成具有283个星官、1464颗恒星的星表,史称“陈卓定纪”,这一星象体系被后世



南宋石刻天文图

书所采纳,成为我国观测星象的基础。

可以说,基于传统文化的三垣二十八宿星象体系,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别于西方的最引人注目之处,自陈卓初定,至体制完全建立,传承了千余年,一直到明清之际。

“到了现代,人们开始逐渐运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天文观测,现代的天文学和古时的天象分析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现在对古星象研究的人已经少之又少。”王玉民说,现在国内专职于古星象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仅有二十多位。

现存最早的描绘在纸上的星图是唐代的敦煌星图,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绘于公元940年,图上共有1350颗星,绘制方法与现代星图的绘制方式基本相同,是

我国流传至今最早采用圆、横两种画法

的星图。而据王玉民介绍,位于古观象台的这幅宋代的古星图,可以说是古人对星象最为系统、完备的记录和观测了。

“到了现代,人们开始逐渐运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天文观测,现代的天文学和古时的天象分析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现在对古星象研究的人已经少之又少。”王玉民说,现在国内专职于古星象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仅有二十多位。

手绘一幅古星图 畅游星辰与大海

在古星图的正前方有两张绘画桌,几盒彩笔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还有几张小朋友绘画时使用的古星图纸平铺着,几个小朋友正专心致志地绘画古星图,并不时地询问旁边的指导老师。

古观象台宣教部讲解员王晓龙告诉记

者,从暑假开始到现在他已经接待了20多位前来绘画古星图的小朋友了,大家对神秘的古星图非常感兴趣,在绘画的过程中经常会问一些让他哭笑不得的问题。“比如有的小朋友会问我‘这四只动物会打架吗?谁更厉害呢?’我就告诉他们,它们都很厉害,但是你们最喜欢谁,谁就最厉害。”

王晓龙说,绘制古星图之前不需要携带什么物品,所需的画纸、彩笔和对照图他们都会提供。

王玉民向记者介绍,现在由于现代天文学已完全取代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天文爱好者对中国古代星象了解的很少。而且从星占的角度说,中国古星图之所以没有西方星图那么普及,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西方的星图学是个人化的,黄道十二星座都是占卜的个人的性格、命运等等,而中国的二十八宿主要和皇家有关,为朝廷服务,运用的目的也大多是兴战、求雨、预测皇家重大事件以及农作物的收作等,从始至终普及率都比较低。

(图片来源于网络)

链接

三垣二十八宿

“垣”的意思就是城堡,三垣通俗地说就是天上的三座城堡。

紫微垣是中垣。它以北极为中心,并以北极附近的一片星群为基础而构成。中国古人发现,北极有一颗星星是不动的,其他星星都围绕它转,因此把这片天区称作皇宫。那颗不随地球旋转而转动的星星被古人称为天极星,成为帝王的象征。

太微垣是上垣,比作朝廷,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内含多种官职和各类大臣。

天市垣是下垣,比作老百姓的集贸市场。

二十八宿:中国古代将黄道、赤道附近的星区划分为二十八个大小不等的星区,故称“宿”有住宿的意思,指日月五星会在其中停留休息。二十八宿实际上是古代以恒星为标志的一种天文坐标体系。通俗讲,二十八宿就是月亮绕着地球转一圈每天“睡觉”的地方。

知食

野生猕猴桃: 不经风霜哪来甜

文·卜白

院子里种了棵野生猕猴桃,枝叶茂盛,长势喜人。尤其夏秋之季,正是抽条长苗的好时节。这棵不知哥哥从哪座山里挖来的野生苗,生性随和。从深山里带回来,很快就与当地的水土和解。本想从此可以一直繁茂,但她似乎并没有那么好运。

谁能想到,院子里的大白鹅竟是她的主人。

当野生猕猴桃的小苗被种下,浇水施肥是我最喜欢做的了。每每看新叶在阳光下抽出,舒展,浅嫩的绿颜色,鲜嫩的芥末黄,像新发的水草一样清新娇嫩。迅速拔高的茎秆,仿佛让人听到清脆拔节的声音,宛若天籁。而这样的新鲜不仅被人喜欢,被人重视,也是大白鹅的美食。

甚至有时,饿疯了的白鹅啄绿叶仍不过瘾,连新生的嫩茎也不放过。所以圈起的篱笆越扎越高,才保住了底部的老根。

若非大白鹅一再捣乱,这棵健壮的小苗本该托了很久的藤蔓。虽然让人遗憾了,但偶然受大白鹅折腾的苗木,也许是顶端优势的影响,变得格外健壮,这也是意外的收获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十全十美,阴阳转化瞬息万变。

猕猴桃丰富了大山,是自然的馈赠,是最素朴的山珍。在很多大山里,一直活跃着各种品种的野生猕猴桃。当你走进大山,尤其抵达大山深处,往往不用费心寻找,凭偶遇就能遇到野生猕猴桃。运气好的话,能遇见漫天遍野的野生猕猴桃树林。

我曾在伏牛山深处偶遇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密林疏木,山涧沟渠,仔细找找总是有的,但遗憾的是,不是收获的季节,只见树木,不见果实。终于在终南山,遇到了正当好的果实,甜蜜清新的味道,让人印象深刻。

每到暮秋,经常见山里人家很多当地人四处兜售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果子,也有络绎不绝前来探寻野味的人在山里不停穿梭。

若想吃得鲜,不能早一步,也不能迟一步。挂满枝头的猕猴桃,采摘得早与晚都是弊大于利。鲜果采摘应该在其最风华正茂的时候,早了,晚了都让人遗憾。

市场上的猕猴桃为了运输便捷往往没等到果实长到该有的成熟度就采摘下来后续催熟,所以这类果实往往在口味上会大打折扣。若想品味最本真的猕猴桃滋味,还是要等其真正长大。但若成熟过了,表皮以及空气中的菌类就会让其很快发酵,酸甜度丧失。

猕猴桃酸甜适口,外美内秀,翡翠般晶莹的果肉不仅可观可品,更富含蔬菜中贫乏的矿物质与维生素C,是当之无愧的水果之王。因其极高的维生素C含量,每天一个就能扔掉合成的VC片了,可以美容养颜,抗衰老,是一种风靡全球的水果。

猕猴桃鲜食可口,晒干切片易于储存,是最常规吃法。但猕猴桃毕竟是寒凉一物,鲜食多了易腹泻,目前很多人用猕猴桃入饌,酿酒,以及做酵素都是很好的尝试。

用作酿酒以及做酵素的猕猴桃,一般像酿制红葡萄酒的葡萄一样,并不去其外皮。因为果实外表皮上面布满利于发酵的天然菌类。若实在觉得表皮上面的绒毛太多,受不了,可以轻轻擦去其绒毛。

野生猕猴桃是区别于驯化家养的他类品种,是在自然界原始生长的一类。野生品种往往不经疏花疏果,也不施肥喷药抹膨大剂,所以个头比较小,一般只有鹌鹑蛋那么大。而且相貌也不若家养的猕猴桃光洁,浑身密布厚厚的绒毛,像穿了一件毛茸茸的羊毛衫。去了毛的野生猕猴桃,很像袖珍的藤梨。所以在一些地方有把猕猴桃喊作藤梨的叫法。

野生猕猴桃是我国的土著品种,后经他国移植改良,尤其在新西兰,品种性能更为卓越。经过中西方的碰撞,融合,形成一种更优雅清新的良种。所以国内市售的高端猕猴桃是从新西兰进口的。就像祁门红茶漂洋过海,渡上异国风情再回归就变成了英式红茶的新模样。

野生猕猴桃虽视觉上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口味绝对让人震撼。成熟的野生猕猴桃汁水饱满,香甜可口,滋味浓郁。但刚刚采摘下来摸起来硬硬的果实却酸涩异常,生涩的果子可用其它成熟的果实进行自然催熟,与苹果、香蕉等密闭同放,一般一个夜晚就能将果实催熟。

野生的猕猴桃要在霜后才开始大量储存糖分。白露未到,藤梨不甜,是民间久远的说法。《证类本草》里也对其有记载:“味甘酸,生山谷,藤本著树,叶圆有毛,其果形似鸭卵大,其皮褐色,经霜始甘美可食。”

不经风霜雨露的猕猴桃不甜,暗含了自然界古老的生存法则。人也是如此,不经风雨,怎么见彩虹。

(图片来源于网络)



乐活家



裴梓涵

裴梓涵:水光为笔心为画

文·实习生 杨枝柳

滴入水面的颜料一点点漾开,像是一朵小花静静地绽放。缤纷的颜色漂浮在水面上,看似不经意地撩拨笔尖,规则纹理中却悄然显现出锦簇花团,针尖拨开水面,将散漫的颜料驱赶至一侧“安静待命”,水纹变换间,一个妙龄少女又跃然水中……裴梓涵神情专注,陶醉在灯箱照亮的水影世界里。

以针为笔 在水影中静候缤纷

裴梓涵与绘画的缘分要从小时候讲起。“我喜欢用绘画传达内心想法,热衷尝试每一种可能的绘画介质来诠释我对生活的感悟。”如今,她一头扎进了水影画的世界。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土耳其的“湿拓画”表演给了裴梓涵启示,之后她开始了水上作画的探索之路。从水影画的水介质的成分、配置比例的研究,到各种颜料和色浆的选择、实验、排除。马鬃、植物枝条、刺绣组合针、轧孔锥、钩锥、孔锥、皮雕拓图笔等都可以成为她的画笔。

“水影画可以说需要技巧也不需要。”裴梓涵说。因为水面不似纸张、木板等硬质基底,拿捏画笔的力道更加讲究。“点圆”是水影

画的基本技巧。颜料或用滴管滴入,或用针尖轻触,点出圆的适合的比例。之后需要用针笔去“切割”“拨开”“驱赶”那个圆,引导它变换成原先预想的图形状。

静逸的水影间,墨点缓缓晕开,针笔游走在,沙漠、骆驼、商队、建筑渐渐浮现,一派西域大漠的震撼景象引入眼帘;水滴落入,此前的画面化作水纹荡漾开去,点几滴色彩,针笔轻拂,姿态各异的“飞天”形象在水面上生动……

不表演的时候,她都会选择忘记那些水影画技巧,有时就提笔蘸些颜料,随意抛洒点滴,手随心动,心随水面泛起丝丝涟漪,惊喜伴着水流呈现。

“心里的抽象慢慢地就在水面上具象了,而最初,我并不知道它会是一副什么模样,我太喜欢这种‘不期而遇’,而且这些惊喜是可以画完纸印保存的。”

以光为介 在光影中遇见新世界

光划过幕布,留下深邃的荧光。LED高亮手电筒作画笔,一块留光荧光幕布为画板,光影画需要的绘画材料并不复杂。有人称光

影画为“黑暗的艺术”,裴梓涵更喜欢称它为“光明的艺术”。

“就像这一片漆黑都成为你的画布,而这抹光明就握在你手中。黑暗里,只有我和我心里想要绘就的画面。”虚无的世界里,好似有光划破寂静夜空,又似置身浩瀚的宇宙,光束勾勒出星辰大海。

重重叠叠的山峰高耸入云,一棵棵大树从她手中拔节生长,溪水穿、花丛间,活泼可爱的孩童们调皮嬉闹着。没人黑暗的山峦之上,一轮明月悄然升起,边上点缀着摇曳着尾巴的流星,流星下,有合掌许愿的小姑娘,她的身后,是静静仰望星空的母亲……美丽新世界的一幕幕画面在面前呈现,接着徐徐暗淡,又被另一幕景象缓缓点亮,梦幻、唯美、使人陶醉,引人遐想。

幕布的留光时间大约是15秒,光影画是一种“瞬间艺术”。不留痕迹的前提,或者更能激励出真实的表达;稍纵即逝的遗憾,或许更能让人心中留住美好。

虽然不像水影画可以有绚丽的颜色,但裴梓涵却认为光影画是“流光溢彩”的。她也常常在实物和曝光灯的帮助下,“光”为背景,“影”为画笔,使得光影画的效果更加丰富、饶有趣味。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科技改变生活 微信公众号